

文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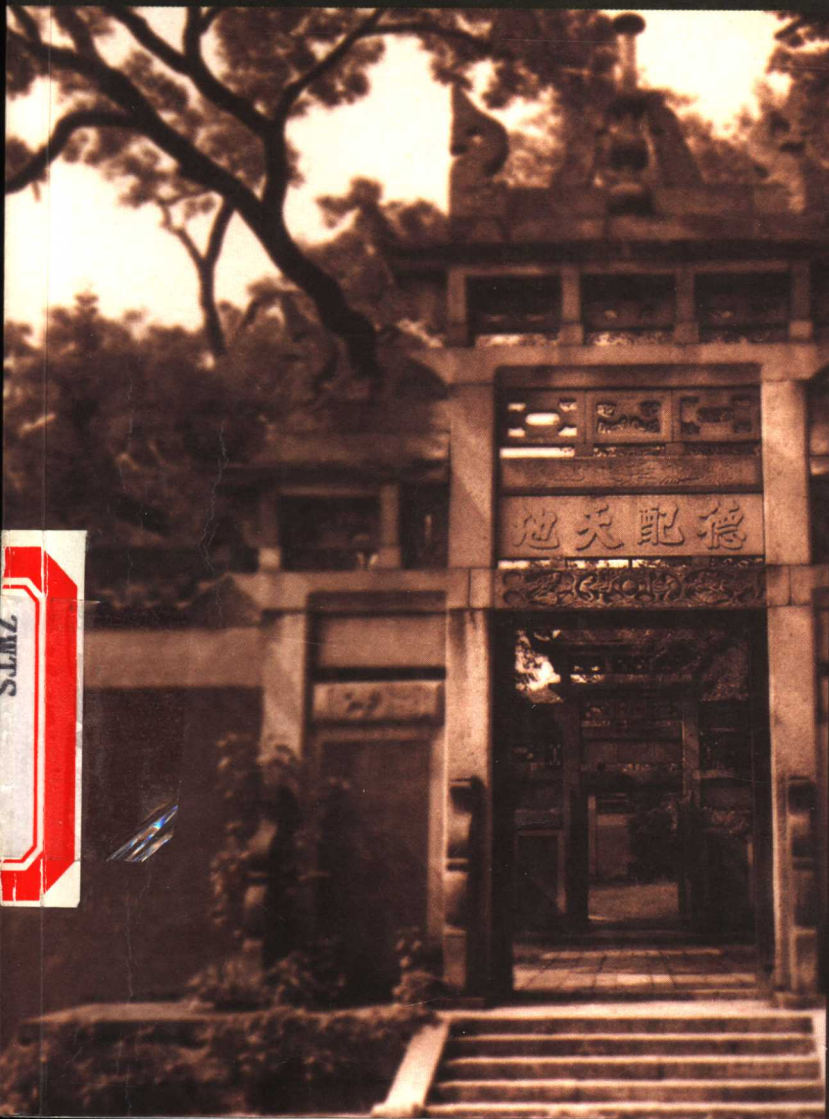
旅

一本向余秋雨叫板的文化散文
一位著名学者呕心沥血的生命力作

湖南人民出版社 江堤 著

書院中國

來自九霄之外的淡淡的神祕，在鴉片如雨的庭院纏繞，像念咒為經不傾搖應，而象象經書。幾，使人對梵文祇有一種宗教情懷，使人想到佛音，想到佛的嘴中兀自宏弘除年的感嘆聲。燈燈背後，藏有人所折騰的念執念，你，无所不能，就像逆物的上帝一樣，可以在一參大河的旁邊，安排無數的心，在岸岸驚心的濤聲中，播置涓涓細流的光義。



G649.299/8



書院中國

江堤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院中国 / 江堤 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11

ISBN 7-5438-3496-0

I. 书... II. 江... III. 书院—中国

IV. G64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2544 号

书院中国

出 版 人: 周艺文

著 作: 江堤

责任编辑: 廖铁

装帧设计: 候剑

全案策划: 万卷(香港)文化有限公司

湖南艺文出版策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 邮编:41000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0.5 字数: 200,000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7-5438-3496-0/K · 674

定 价: 39.80 元

序：古书院的文化漫步

朱汉民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与教育历史，而书院在悠久的历史中国教育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我们不妨在那一座座深幽而寂静的庭院驻下足来：读一读那一方方斑驳的石碑，上面铭刻着兴学的历程和治学的警句；看一看那端肃的讲堂，这里曾经聚集过无数睿智的大脑和崇高的心灵；走一走那旧式的书斋，这里曾经回荡过不息的朗朗书声。

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作为一种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书院产生以来，就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遍布中华的南北大地，绵延一千多年，并且还传播到海外地区。

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学教育传统。在古代社会中，那些执著于传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汉儒的精舍，到魏晋名士的清谈，无不如此。书院的出现，就是儒家士人这种精神的体现。书院山长往往是山林隐士或地方饱学之士，而非朝廷任命的官员，学生们则往往是择师而从、来去自由，课堂讲学更主张师生讨论、问难论辩，这些均表现出书院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学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

但是，中国书院又和以前的私学有很大区别，表现出一种制度创新的精神。书院在教学设施方面更加完备，不仅有专门的讲堂和斋舍，而且具备藏书丰富的书楼，这样就可以保证教学、治学等正常学习生活的需要；在制度管理方面更加严格，制定了作

为生活与学习准则的学规，同时还颁布了有关考试、图书借阅、经费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更加正规，设置了山长、讲书、堂长、斋长、管干等专门负责教学与行政管理的职事，这一系列专门化、正规化、制度化的教学设施、管理制度，保证了书院的组织化和规范性，为书院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由此可见，书院形成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独特体制，书院将中国传统私学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有密不可分内在联系。

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宫观是道教文化的体现，那么，书院则成为儒家文化的标志，是儒家人文精神的象征。无论是书院的外在环境、建筑形式，还是其内在宗旨、教育目标，均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表现出儒家的人文精神。

儒家士大夫的人文精神是“道”，孔子就曾提出“士志于道”。然而，“道”往往体现出儒家人文精神的二重性，它既包含着儒家士人对现实社会的忧患，又表达出他们对超越现实境界的向往，中国书院作为儒家之道的象征、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就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人文精神的二重性。

一方面，儒家士人总是把书院看成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创建书院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儒家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石鼓书院在

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种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他们把置身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这体现了儒家之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跻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通过创办书院讲学，他们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兼济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士大夫创建书院又有世俗的人文精神。儒家的“道”本来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有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从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装饰到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儒家之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作为儒家人文精神体现的书院，其建筑及环境正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质。在清幽秀丽的山林修建一座座礼教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群落，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中国书院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我们多么渴望有一次古书院的文化漫步。但是，或许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书院遗址早已废弃；或许我们要忙于生计，无暇亦无力做这种超然性的文化漫步。所幸的是，江堤先生最近完成了他的力作《书院中国》，这部文化散文著作，会引导我们来完成这样一次文化漫步。

江堤先生是一位极富才情的诗人、作家，多年来他一直在岳麓书院从事相关的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于是就有了他在《中国

文物报》、《文物天地》的一个个专栏，就有了《山间庭院》、《书院中国》等一部部专著。于是在文博界中，又多了许许多多文笔生动、感情丰富、个性色彩很强的文物古迹文章，而在文学界中，又多了许许多多具有深厚历史感、又具有书院文物专业色彩的文学作品。

但是，令我们感到万分悲痛而又叹惜不已的是，当我们读着这部书，即在江堤先生的引导下做这次文化漫步时，他本人却因疾病缠身而英年早逝。我们在盼望着继续阅读他的新作时，他却惜墨如金，留下这部书稿即撒手而去。

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江堤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将这部书的打印稿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说希望我抽空看看并为其撰一序言。当时正值暑假之前，杂事很多，又马上要出差，没有动手作序。但万万没有想到，那次见面，竟成我们的永诀！

无论如何，这是江堤先生托我所办的最后一件事，我得遵命完成它。我希望借这篇序言来表达我沉痛不已的心情，同时也借机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新书。

目 录

序：古书院的文化漫步.....朱汉民

1

野性的拓荒时代

1

天下纷争，乱世中的文化英雄择胜地，立精舍，以一种极端个性化的独立文化品格横空出世。他们的野性和对官位文化的反叛，将最初的书院文化进行了豪情满怀的表达，就像一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如行行雁阵从历史的天空中飞过。

山长：文化的野性(6)

2

自由文化的流浪之歌

9

北宋官学兴起，功利的科举制度桎梏了书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发展的历史，也是与官学文化一次次斗争的历史。书院教育的自由之路在每一个朝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扼杀，书院在文化史上流浪，其道路既无比艰辛，又无比光荣。漂流中，北宋书院文化大师浪漫飘荡的面容总是那么神彩飞扬。

科举：自由文化的桎梏(11) 北宋四大书院(13)

3

在延续中顺流而下

24

宋代文化发展度过了北宋社会相对较长时间的安全和统治集团对士大夫的优容之后，进入到一个重要的时期。由北宋时代那些光耀千秋的顶尖级文化大师所开创的文化传统，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书院到了南宋，道路越走越宽广。

南宋四大书院(26) 文本的智慧(31)

4 永远的大师

36

大师这个词在今天的含义已经很模糊，含金量和道德标准都很低，很多在光环下走着的人，也披着大师的外衣，但善性离他们很远。岳麓书院那两张朱熹和张栻会议的坐椅，许多人都曾坐过，但不少人如坐针毡。一些游人趁没人看见时偷偷坐上去照个像，照完之后脸就成了猴子屁股。“针”是从自己的内心长出来的，内心虚妄的人永远不具备与真正大师较劲的能力，即使侥幸一坐，也会生出些古怪的毛病来。

大师张栻(58) 大师朱熹(62) 激情的碰撞(68)

5 锋芒消失的时代

84

一个时代的学者，常有一个时代的风骨，一个时代的学术，也常有一个时代的个性。元代书院虽以程朱理学为正宗，但调和朱陆两派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元代学者需要迎合蒙汉两族有关。士大夫游移其间，表现出学术上折中的观点，其锋芒也就自然丧失了。

自由的沦丧(88) 元代书院与理学(90)

6 百年废墟话沧桑

100

东林党祸的腥风血雨还没有完全褪去，四次禁毁天下书院的严霜又当头而下。明代书院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舟覆人亡。几度沉浮之下，却出了个以心学独领风骚百余年的王阳明。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哲学家能将哲学发挥到如此领悟精妙的地步。后人将阳明学说指责为唯心主义，并施以贬意，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大师：王阳明(105) 党祸，学者政治化的悲剧(111)

7 迷乱中的传奇

124

书院走到了清代，书院城市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书院从山间乡野走入城市的迷乱风尘中，主体精神丧失，变得随波逐流，有着不同于民间的轶趣和格调。这个时代的传奇则属于湖湘学人，从岳麓书院走出去的一大批湖湘学人于国家危亡关头扎硬寨、打死仗，硬是挽狂澜于既倒，抒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绚丽篇章。

书院城市化运动(127) 湘军与书院(142) 考察：古村落与书院(152)

1 野性的拓荒时代

书院的创建

从当下的立场来反观历史，许多规律不难发现。

每一个朝代的结束，必然借用战争的形态来叙述，弱小的君王灭绝，强势的君王站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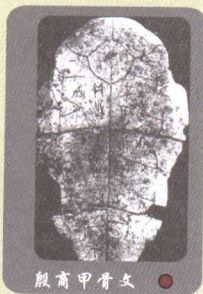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必然来源于语言的表达。有了语言，才有文字；有了文字，才有书写的方式；有了书写的方式，才有书写材料，诸如甲骨、青铜、石材、竹木、缣帛、纸张的选择，才有今天通俗意义上的文化图书形态。

人类的话语系统就是靠这么一些规律性的建构来维持，并控制和塑造新的文化，生产新的教义和哲学，以此作为现代和将来的指南。规律所提示的合理性，能将历史事物还原成有机的生命体，创造性地张扬历史文化的自由情感。对规律进行反观和检索，是认清复杂事物的一个简洁而合理的方法。

书院在中国大地兴起，并且很快取代主流教育，成为一种时髦，按今天的流行看法，可以称为“先锋教育”——有两个重要的规律性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可以大量复制；一是天下纷争，重要的城镇都成了战场。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两个条件，给乱世中的文化英雄主义者提供了素材，使他们可以借助现实，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实现旷日持久的文化梦想。

社会是在有效的文化机制下前进。

人是文化的本体。



殷商甲骨文



西周青铜铭文

天下纷

争，乱世中的文化英雄将胜地，立精舍以，一种极端个性化的独立文化品格横空出世。他们的野性和对官位文化的反叛，将最初的书院文化进行了豪情满怀的表达，就像一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如行行雁阵从历史的天空中飞过。

有文化的人需要找一块干净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读书，没有文化的人需要有格调有文化的人来教他如何读。这样，书就从一种文化物质转变成了精神物质，将人们引入到了一条永恒的文化阅读之路，并推动教育从庸常的生活中独立出来，建立气宇阔大的文化组织。

专门化的教育机构——学校的诞生，是从国家政治形态中派生出来的。国家要长治久安，需要对各种官吏进行文化培训，需要对民众进行教化，需要建立“尊神事鬼”、“以乐造士”、“四时农桑”的基本秩序。所以，最早的学校都是由国家来控制。朝廷垄断了国民教育。教育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到西周时期，朝廷建立的学校教育体制已经很完备。教育史学家喜欢用“学在官府”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教育。

然而“学在官府”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学校的兴衰随政体的兴衰而变化。比如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教育也就衰退。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官办学校随之破产。

官学破产，私学便应运而生。

春秋末期的孔子因办私学、创立儒家学派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岸的教育家，开创了有教无类、“学在民间”的新格局。尽管现在我们可以从孔子的巨大遗产中分享他的教育成就，但他的私学同样有缺陷，即在如何保持教育机构的延续性方面几乎没有贡献。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浪中教学，没有经费，没有固定的场地，过着贫困潦倒、衣食无着的生活。因此，在他倦怠地闭上眼睛之后，他所经营的私学也就关闭了。

秦代采用李斯焚书禁学的政策。

汉代官学与私学并存。国家设太学，立经学博士，招博士弟子。私学称“精舍”，大师讲学的时候，听者多至千数。有一个叫姜肱的人，教育了三千弟子，单从数量上讲，与孔子不相上下。刘淑、陈实身边的学生也常有数百人

● 孔子杏坛讲学图
(明·吴彬)



1

野性的拓荒时代



1

野性的拓荒时代

之多。余姚人董春创立了一套讲学的规矩，升讲堂之前，先鸣鼓三通，学生有问题的可以随堂发问（称问难），没有问题的，可以随堂听讲。这套规矩，类似官衙办案，帝王升朝，有了后期书院教育的某些要素。

书籍的创造者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者。培根礼赞书籍是人类的灵魂，教书的人也就成为灵魂工程师。书籍越过历史时空，过渡到现代图书形态，过程很漫长。今天坐在明亮的图书馆阅览室里的读书人，拿起某本书来读，不会想起汉代的读书人，是在没有书的情况下读书的。“精舍”教育，之所以有那么多听讲者，皆因知识全凭教师口授，没有书本之故。所谓交口相传，指的就是这种文化传播形态。

纸发明以前，中国的书籍主要是简牍和帛书。缣帛昂贵而简牍沉重，难以大量制书。东晋末年，朝廷下令，以黄纸代简，废除简牍，简帛时代结束。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什么时代，还没有定论，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唐代。简帛时代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纸质图书全凭人工抄写。抄书活动盛行，民间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经生”。隋唐时期，是我国写本书最盛行的时期。政府也十分重视图书的抄写与收藏。隋文帝向民间广搜异书，汇聚无数的书法大师抄写。唐玄宗时，设丽正殿书院，后又改名集贤殿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藏书工作。“书院”这个名称，正式见于唐代的官牒之中。

唐代是中国文化造化的一个高峰。许多有血有肉的文化故事，都在唐史的忘川上，徘徊不去。科举制度确立，官学隆盛，学习风气高涨，许多人走出崇山峻岭，投奔学府，寻找仕途门径。雕版印刷在唐代后期已经推广。有了专门用于教学的抄本和印本，学生不再无书可读。“书院”作为政府的文化机构，尚没有发展成为士子肄业的学校。其用途相当于秦代的明堂、石室，汉代的东观、兰台，清代的文渊诸阁。

由于书籍的广泛流通，民间也出现了藏书家。一些私人藏书处也称书院。如玉真观李秘书院、薛少府新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杜中丞书院等等，这些都是《全唐诗》中提到过的书院。地方志中也有关于书院的记载。如光绪《江西通志》载有皇寮书院，嘉靖《九江府志》载有景星书院、东佳书院，同治《福建通志》载有草堂书院、松洲书院，《湖南通志》载有杜陵书院、韦宙书院、邨侯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等等，这种书院部分入宋以后发展成为教学肆



天下纷纷

争，乱世中的文化英雄撑胜地，立精舍以，一种极端个性化的独立文化品格横空出世。他们的野性和对官位文化的反叛，将最初的书院文化进行了豪情满怀的表达，就像一个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如行行雁阵从历史的天空中飞过。

业性质的书院，但在当时，都属于私人读书处，不是教学肄业的场所。

《江西通志》还提到过一所叫桂岩书院的，为唐代太常卿幸南容（746~819）创办，幸南容与柳宗元、刘禹锡交往，后告老还乡，聚徒讲学。有书院研究者据此认为，该书院已具备教育型书院的雏形，但从研究者提供的论文来看，书院特点尚不十分明显，说它是一所私塾性质的学馆可能更确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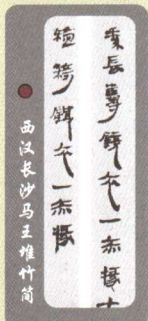
中唐以后，朝政日渐衰微，社会政权在通往灭亡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文化倾诉变成战争诉求，滋养文化的土地，变成了战场。文化没落的同时，教育也随之没落，学校再次废弃。

唐末至宋初，长达数十年国家没有学校。战争在全国范围出现，城镇被军阀占领，战火终年不熄。文化人大量迁徙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之中。早已占据山林的佛道二教，抓住机会，广招信徒，创立精舍，升坛讲学。来到山中的文化人，有一些是不信佛也不信道，坚持要做孔子门生的；有一些虽信佛道，但也还持有做孔子门生的梦想，于是这一部分人便自发组织起来，仿效僧众，聘请儒学大师在山间空地上讲学。即如吕祖谦所说：“即闲旷以讲授”。（见《白鹿洞书院记》）朱熹所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见《石鼓书院记》）而那些曾经拥有丰富藏书的读书人，由于战争的影响，不得不将书往山中迁移，在山间重造楼阁。这一部分有钱有势的文化人和那些避难的衣食无着的文化人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文化势力。一些独特的庭院在远离市井的山间拔地而起。这样的庭院，便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事物。“旷地”讲学也就慢慢转移到这样的庭院中。被战火累及而衣不蔽体的读书人沿着饥饿与寂寞的漫漫长途，走进这样远离乱世的庭院，有了一个暂避风寒的场所。他们拥着书，吃着果腹的粗食，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然而战火不是短时间可以结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战争仍在进行，来到山间的读书人日渐增多，如何使庭院管理正规化、学习制度化、经济自给化，使这样的庭院不因外界的影响而正常



东晋残纸



西汉长沙马王堆竹简

1

野性的拓荒时代



岳麓书院御书楼

运转，便成了问题。

这样的時候，出现了一批书院文化设计大师。尽管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原创性的设计大师的姓名，但他们一定存在过。

对于设计者来说，要使管理正规化，并不难，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即可；要使学习制度化，同样不难，聘请名师督学即行，难的是经济的自给化。因为私学的运转大多是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停止。也就是说，需要建立一套独特的庭院经济体系，以确保有足够的经费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在农耕社会，要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必须拥有可支配的土地。而拥有土地在当时并不是件难事，只要组织大家开荒便行，让荒地变成良田，并将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庭院，而不是任何个人。所以唐末五代的山间，有一大批文化人从事荒地开垦，过着集体化的自给生活。这种新型的读书方式，有一种囤耕的成分在里面，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书院耕读时代。在书院发展步入正轨之后，这种囤耕即已结束，进入书院学田经济时代。

一天一天，战乱渐远，读书人从苦难中熬了过来，可以离开山间，

争，乱世中的文化英雄择胜地，立精舍以，一种极端个性化的独立文化品格横空出世。他们的野性和对官位文化的反叛，将最初的书院文化进行了豪情满怀的表达，就像一个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如行行雁阵从历史的天空中飞过。

重返故乡，等这些读书人真的要走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样的庭院了，许多人便留了下来，继续读书教学。这种具有教育性质的不同于一般私学的特殊形态的庭院，从此开始了正常运作。为了体现文化的连续性，人们沿用唐人发明的词——书院，来称它。

山长：文化的野性

● 深山结庐图（清·查士标绘）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记：“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山长的称谓始见于唐、五代。唐代刺史孙丘在闽州北古台山设立学舍，聘请尹恭初为山长。唐代诗人贯休作《怀匡山山长二首》，亦见唐代有山长这一称谓。叶名沆著《桥西杂记》，谓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称他为山长，乃属于隐居者之号。到宋初，书院的负责人，被正式称为山长。

山长这一称呼，是文化人自封的。这种封号，充满了野性和对官府的反叛，有一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成分。早期书院的山长大多不受朝廷官爵，不食朝廷俸禄，始终保持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以极端个性化的立场面世。

有一个叫周式的人，在岳麓书院当山长，学术品格和道德操守都很好，宋真宗派人把他接到皇宫里，跟他聊天，又让他给皇宫大臣和王子王孙讲道，封他为国子监主簿，留他在京城侍驾，但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坚持回到岳麓书院教学，真宗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南归，送了好多书籍、礼品给他，又御笔亲题了院名。周式将岳麓书院办成了一所一



流的书院，被后人封为四大书院之首。

严格地说，只有勇敢的人，才敢于向王权挑战，与深不可测的官位文化决裂。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因这一部分文化人选择的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同，因而获得了创造空间，能够在漫长的时空中，对书院文化进行豪情满怀的表达。他们对书院的忠诚，使事物摆脱了束缚，出现了光明，并最终将书院引入到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正确的发展轨道。就如一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像行行雁阵那样从历史的天空飞过。

山长的职责，介乎官私之间。

一个书院的山长，既是书院的管理者，又是主讲者和学术带头人，他的品性直接关系到书院的发展与生存。山长的人品是经过社会公众长期观察反复认证过的。观察者们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评聘标准和审查程序。一个人一旦选为山长，就等于将自身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对社会负责。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了许多具有卓绝的人格力量的山长。

我看过一些著名山长的历史画像，简洁的线条将他们刻画成了呆板的人物，目光一律深邃而坚定，灵魂透过纸背，厮守在遥远而高贵的地方。画面旁边，有简洁的文字，叙述着他们挺拔突兀、高山仰止的道德节操。在那样的画像面前，是要有觉悟的。见过这样的画像之后，你会觉得他们时刻在审视你，谁也不能拒绝他们的审视。

山长未必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人物，曾担任过山长的职务，如朱熹，自任白鹿洞书院洞主（山长），张栻任城南书院山长、岳麓书院代山长。王阳明任龙冈书院山长，顾宪成任东林书院山长。他们的学说在书院传播，讲学被当成一种事业来操作。

人的一生变幻莫测。一些出色的山长，常因某种际遇而离开工作岗位，但在社会层面上，他们的人格已与书院融为一体，在谈论他们的时候，无法将他们从书院时代的脉络中剔除，这样的人，也就终生与书院纠缠在一起。他们的灵魂就像一片一片的树叶，挂在那些山间庭院之中，风一来，能够听到沙沙的响声。

山长的含意在书院发展的中后期，有些变异，这与文化设计者的初衷相违。到南宋时，已有部分书院山长由官学教授兼任。《宋史》载：理宗景定四年，何基为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徐玟为建宁府宣

争，乱世中的文化英雄持胜地，立精舍以，一种极端个性化的独立文化品格横空出世。他们的野性和对官位文化的反叛，将最初的书院文化进行了豪情满怀的表达，就像一个个热爱秋天的人，目送书院如行行雁阵从历史的天空中飞过。

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到了元代山长任者，概为学官，由礼部及省宣慰使选聘，与教授、学政、教谕一体考核转迁。明清时期，书院山长或由地方官延聘，或由一地士绅公举，实行聘任制。甚至一院有多位山长，皆不必到馆讲课，白拿薪金，时人谓之食“干俸”。山长一般只负责教学、考课，行政、财务由监院、首事、斋长等人分担。完全失去或部分失去了山长独立自主的一面，野趣消失，文化学术的发展受到钳制。

文化自由主义的消失，必然给文化发展带来障碍。

人性自由，首先是文化自由。